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
第三回 西花廳赴席無墳簾 南正院演書供色笑

卻說石時出了一栗園，其時天色將晚，那管家便引著仍向二廳廊下走過。走出大廳，向東首游廊上，進一座牆門，便是一座小小的三間院落，三面走廊下，已點滿了琉璃燈，照見天井裡，也有些花木竹石，卻看不清楚。中間門首，也掛著一扇軟簾，裡面射出一片保險燈光，有如月色。石時便進了院子中間，兩邊用書畫圍屏分作三間的，一邊是書房，一邊是臥室。石時便先進了臥室，看見安頓齊備，便換了便衣，走過左首書房裡來坐下。見几案擺設都是現成的，便喊許升打開書箱，將要用的書檢出，一部一部的集齊了，擱在書架上。一時有人來請，說老爺在西花廳請師爺用酒，說不用公服，就是便服很好。石時答應著，卻仍換上大衣出來。又一個管家來催請。石時便隨那管家出了東書房，仍穿大廳廊下，向對面一座朝東的牆門進去。見滿廊下都點著幾十盞花式簷燈，照的通明。廊口一帶簾子都已捲起，天井很寬，有些高大樹木，像有花開著，很香的。幾株石筍立著，隱約像人似的，對面又有一座半角亭子，欄杆外都點著五色簷燈，映著窗櫺，越顯華麗。廳前一株大玉蘭花，開得雪山一般，映著朦朧月色，越覺好看。燈光下望去，寫的字卻看不明白。沒幾步已到花廳正面，看這廳是一統七間的廣廳，外面一座卷簾，氣局比東花廳宏曠許多。廊下立著幾個管家，見石時來了，便高聲報道：「石師爺到！」石時便略立一立，聽裡面說：「請。」早有人打起軟簾。

石時進廳一看，見居中一排掛著七盞二十四副的水法塔燈，照得滿廳雪亮，上面擺一張大炕。下首坐著個秦文，穿著蜜黃開氣袍，罩著天青織金團龍短褂，薄底靴子，戴著拉虎帽子，綴著一顆大紅絨珠的結子，神氣很足。旁邊站著一個六品軍功的老管家。上首坐著一人，卻是五品營裝的，剛和秦文講話，見石時進來，便連忙站下地來。秦文也便慢慢的走下炕來，向石時一攔手，說：「請升炕。」

石時哪裡肯坐，推讓半晌，又和那五品服色的人各問姓名，才知是府上的文案夏作王圭。便向他推讓一會兒，秦文定要他坐，又說今兒初次是客。石時只得欠身略坐著一點兒。秦文便對石時道：「足下也太拘了，兄弟早著人過去回，不要穿大衣，足下卻定要穿著公服才來，咱們從此要除去這些俗套才好。」說著，便回頭向管家道：「喊人把師爺的短褂子拿來。」外面許升早答應著去了。

秦文又道：「剛才兄弟到東書房去了，說足下到園子裡去了。」石時連忙站起來說：「失迎、失迎。」秦文略一欠身道：「請坐、請坐，剛說過，不要這樣拘禮才好。」石時陪笑稱是，便道：「剛才瞻仰名園，真是一丘一壑都是文章，勝讀十年書呢。」秦文笑道：「也沒什麼好處，不過聊可賞心悅目罷了。兄弟雖起了這所園子，卻也沒得空兒去逛，倒是兒輩常在那裡躲懶呢。足下可見著這幾個孩子們，真不成器皿，日後總要足下教導些才是。」石時忙說：「不敢。」又道：「剛才到園子裡，原給三位爺請安去，不道多不在那裡，未能領教。」秦文笑道：「這些孩子，真也胡鬧，論理早該過去給師安請安，哪有反勞足下的。」說著便向管家們道：「去南書廳請陸師爺過來，把瓊兒、寶珠帶了來，再去裡面喚聲珍大爺。」幾個管家一片聲答應個是，卻只去了兩個。一會子遠遠聽見有人高喊：「花農！」便聽見遠遠有許多人答應。又聽道：「快去上房裡，請三爺出來。」便像有人答應去了。

石時付量，必是寶珠不在館裡。看秦文像聽不見似的，自己吸水煙。好一會子，還不見來，便向裝煙的管家道：「你找找去。」那管家去了會兒，窗外便有許多腳步聲走來，有人報道：「陸師爺來了。」石時等便站起來。見前面兩個管家拿著羊角風燈，寫著「南書廳」的紅字。後面又有一群人，拿著「西正院」的燈，到簾外便都站住，只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人來，生得十分清瘦，石時料想是陸蓮史。見他一進來，便搶前幾步，與秦文道候，轉身便和石時招呼，各道姓名。石時便讓他登炕，陸蓮史笑道：「足下初到這裡，哪還有謙讓的理。」說著仍讓石時上座，自己便向夏作王圭對面一排椅上坐下。

秦文歸座道：「孩子們來了麼？」陸蓮史尚未回答，簾外早一片聲答應道：「伺候著呢。」一聲未了，早走進兩個人來，一個身軀短短的，白淨臉兒，年約三十內外，一個卻不過十五六歲光景，濃眉方臉，相貌比那個好些，都穿著大衣。石時暗想，這兩個人定是秦珍和秦瓊了。剛想著，秦文已命兩人向石時請安。石時忙回了禮，講幾句話。見秦文問兩人道：「寶珠呢？」兩人剛要回，簾外有人應道：「三爺早來了，伺候著呢。」秦文因道：「進來。」管家傳了一聲，說：「請三爺。」外面簾子一動，早見兩個極俊俏的小廝擁著一個如花似玉的寶珠進來。

石時看他不過十三四歲，穿一件粉紅百蝶衣，罩著一件緯金堆花的箭袖，下面結著湖色排圍須兒，彷彿和霞佩一般，足下登著薄底粉靴，小的很覺好看，頭上戴著束髮紫金冠，嵌一顆極大的明珠，顛巍巍的一個絨球，頸上係著玉蝴蝶兒的項圈，越顯得唇紅齒白，目媚眉顰，雖是正色，卻帶笑容，覺得比夢中所見更美幾倍，石時不禁呆了。寶珠早緊步上前，先給石時請過安，又向秦文請安，垂手立著。

秦文卻放下臉，露出一種威相，看了寶珠一眼。寶珠便低下頭去，臉兒飛紅了，一言不言語。秦文看那小廝道：「誰教你爺不穿公服出來。」那小廝有個叫花農的卻很靈變，忙回道：「爺剛進館，聽老爺喊，怕來遲了，所以不及再進去更衣。」秦文哼了一聲，便不言語。石時見寶珠那種苦惱樣兒，心裡著實過不去，便和寶珠搭訕幾句，不過講些一向企慕的話頭。

寶珠隨口答了幾句，一時見管家上來擺席，看是五個座兒，知道自己沒事，便走近秦瓊身邊站著，看著秦文的臉色，秦文又看了寶珠一眼，才道聲去罷。寶珠暗將秦瓊的衣角一扯，秦瓊便同寶珠向各人告辭出來，到簾外，剛小廝拿起風燈想走，忽裡面秦文喊道：「瓊兒轉來。」秦瓊忙應了聲，便仍轉去。寶珠知道喚秦文是自己不陪席了，恐怕出來撞見，反為不美，便溜煙跑出廳門，趁著一路的燈光，跑進二廳，走到柳夫人住的南正院來。剛跨進門，迎面撞著柳夫人身邊的丫頭可兒走來，看見寶珠便站住笑道：「我的爺，到這會子才回，把太太急死了呢，說爺出去遲了，三老爺是不管有人沒人會放下臉來的，怕爺回來丟了臉，教我著小廝來請爺去的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還好，沒惹罵。二姐姐可還等著我嗎？」可兒道：「早回屋子裡去了。」寶珠一呆道：「怎麼他不等我一會兒？」可兒笑道：「爺不要又站住了，太太盼著呢。」

寶珠便繞過游廊，到畫錦堂下，揭著軟簾進去，見他母親柳夫人正坐在炕上聽他姪女賽兒講書。那賽兒只穿著件湖色花繡的袍子，束著玉帶，也戴著紫金冠，綴著一顆大珠，背面垂著短髮，屈著一膝，反露出一個三寸多大的小靴底兒，一手托著腮靠在炕桌上，念《石頭記》。聽見寶珠聲音，便回轉頭來笑道：「寶叔叔你回來了，好，好，來替我講書呢。」柳夫人也笑問道：「可惹罵來沒有？」寶珠笑著搖搖首兒，說沒有，便挨著賽兒來坐。賽兒靠進去些讓他，寶珠也便屈一膝兒，伏在炕桌上看那《石頭記》。

賽兒道：「你怎麼不把褂子脫了，可不熱嗎？」寶珠一笑道：「是呢，我忘了，裊煙來替我脫去。」那寶珠的丫頭裊煙便走上來替寶珠鬆去腰帶，給他脫了，又將項圈正了正，壓在衣領外面。寶珠便心裡活撓撓的想走。柳夫人道：「忙什麼，一會就擺飯了，給我安安穩穩坐著歇罷。」

寶珠便不好走，仍挨著賽兒坐下，道：「你來多少會兒了，你奶奶怎麼不來？」賽兒道：「我一個兒來找婉乾娘的，他回屋子裡去了，太太便不放我走，要我念這牢什子呢。」寶珠笑笑，見他紫金冠上的紅絨珠兒歪著，便順手替他整好，隨口道：「你念到哪一段了？」賽兒嫣然一笑道：「我剛念那個劉姥姥的笑話呢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這也有趣兒。」說著便一手搭在賽兒肩上，一手去翻那書。柳夫人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念給我聽罷。」

寶珠笑道：「我不要看得，我做那劉姥姥的樣兒給太太瞧。」說著便做那劉姥姥對鏡子叫親家的樣兒，口裡又做出那老婆子的聲音，引得柳夫人大笑起來。賽兒看著寶珠的臉，只是憨笑。寶珠笑著，只顧做那好笑的形景，連地下站的丫頭們都看的好笑。賽兒早笑的胸口痛了，便央著寶珠叫：「不講罷。」寶珠卻一法的逗他笑。賽兒笑著來掩他的嘴，寶珠才笑著罷了。

剛亂著，見婉香身邊的丫頭笑著進來，要知他來幹什麼，且看下文敘明。

正是：

上客好留連夜飲，佳兒能博合家歡。